

只是年少不言情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14865971)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14865971>.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Cho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Figure Skating RPF
Relationship:	Evgeni Plushenko/Alexei Yagudin
Stats:	Published: 2018-06-07 Words: 2664

只是年少不言情

by [Marisol678906](#)

Summary

少年意气江湖老

凌晨三点半，阿列克谢·亚古丁敲开了叶甫盖尼·普鲁申科的房门。

“你吵醒我睡觉了。”普鲁申科仿佛很不情愿地关上门之后说。

“是吗？”亚古丁伸手摸了摸对方半干的金发，“热尼亚？”

普鲁申科皱眉打开他的手，不答话。亚古丁勾起一抹笑，得意地凝视着对手的脸，很明显本场对垒他已经占了上风。

几秒钟后，普鲁申科扬起下巴，蓝眼睛弯了弯：“那你也可以不来，Champ。”

亚古丁收了笑意，扳过普鲁申科的肩，透过薄薄的睡袍普鲁申科感受到那种掌控力，他反抗着，挣脱了，同时也试图按住亚古丁的手臂。

总是这样开始的，他们像两头小兽一样互相撕咬、缠斗、千方百计地压制对方。终于，更强壮的一方支撑着身体俯视躺在床上的金发对手，像一只年轻的雄狮圈好了自己的领地。

而野性难驯的猎豹即使处于劣势仍然不甘示弱地直视着雄狮英气逼人的眉眼。

他们这样对视了好一会儿。

“我前天听说你又发烧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我为什么发烧你不知道吗？”

亚古丁伸手试了试普鲁申科颈侧的体温：“还是有点发热。”

“你是来当医生的？你还做不做？”

亚古丁笑了，拍拍普鲁申科的脸颊：“别急，小鸟儿。”然后脱下套头衫，俯身在他的颈侧耳后落下一连串粗暴又灵巧的亲吻。

普鲁申科抗议了一句“别这么叫我”，还是拥住了亚古丁的后背。亚古丁也同时解开了普鲁申科仅著的睡袍。肌肤相亲，亚古丁能感受到他的每一次颤栗，昭示着他的身体有多么敏感。想象中那个任性骄傲的、天真自然的、又放肆下贱的卡门从红色的弗朗明戈大摆舞裙里跳了出来，落进他的怀里。他是他最早最早的情欲和幻想。而当胸膛如此靠近，普鲁申科能感受到亚古丁每一次心跳。热烈的，急切地，燃烧着。只有这种时刻普鲁申科才能真切的感知与被感知，狂热的自我，是廖沙，也是自己。

亚古丁直起身从后兜里掏出避孕套，普鲁申科也坐起来帮他解开了拉链，挺立着的性器跳了出来，普鲁申科抚摸着，破天荒的含住了它。亚古丁怔了一下，赛场上雷鸣般的欢呼，腾空做了一个完美的阿克塞尔三周跳，领奖台上听到《牢不可破的联盟》……无数能让他

头皮发麻胸腔沸腾的事情在眼前一一掠过，都比不过此刻普鲁申科在他的胯间所做的手，更冲昏头脑。

普鲁申科的吞吐还是生涩的，甚至在亚古丁看来是羞怯的，可是带来的愉悦感确是灭顶的。这是什么？某种给优胜者的赛后奖励吗？欲望如洪水奔流，漫过了所有的理智，亚古丁忍不住抓住了普鲁申科的金发来忍住想要射进他的喉咙里的冲动。当普鲁申科稍微停下来调整自己的呼吸的时候，亚古丁把他推到在床上，利落地褪下了自己的长裤，戴上了避孕套。

坚硬灼热的柱身顶了进来，普鲁申科咬紧臼齿，不想泄露出哪怕最轻微的一声呻吟。他总是这样，让亚古丁觉得又生气又迷人。

“热尼亚。“亚古丁要求着回应。

“廖沙——“普鲁申科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亚古丁开始冲撞起来，尾音就被吞没了，普鲁申科咬住下唇，绷紧了身体，双腿绕住了他的腰，高热的穴口严丝合缝地贴紧他，括约肌一张一弛地绞缠他。从不肯认输的普鲁申科仍然在和他较着劲。保持着那种诱人的冷漠，却又想让亚古丁缴械投降。随着律动，柔软的躯体起伏着，似乎迎合着他，实际上却引诱着他。

亚古丁把普鲁申科从床上抱起来，凶狠的性器仍然留在他的身体里。普鲁申科柔韧的双腿缠紧了亚古丁的腰，热的后背被抵上凉的墙面不由得一激灵。而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收缩，深埋在体内的性器差点失控。

失去耐心的亚古丁把这定性为恶意地报复，因此惩罚接踵而至。普鲁申科被顶弄地无法喘息，终于不能刻意地压低呻吟，双臂脱力的搭着亚古丁的肩，绕在后腰的双腿开始不自觉地颤抖。

“廖……廖沙。”

亚古丁停了下来，以为他要求饶了。

普鲁申科调整着呼吸，望着廖沙情动的眉眼，汗湿的额发。在无数个晨昏交错的梦里看见的廖沙也是这样的，这是他十一岁起就陷入的绝境，是他十六岁的心碎，也是他十八岁的渴望。普鲁申科搂住年轻情人的脖颈，将他拉过来认真地吻了他，又咬了他一下。

亚古丁把普鲁申科扔回床上，从他背后再一次进入他，贯穿他的身体一样地鞭挞着他，每一次都顶到了他的敏感点。由此挟裹来的鲜明剧烈的快感让热尼亚大脑一片空白，心脏过速，让他的身体像猫一样蜷起又伸展，普鲁申科终于喊出来：“廖沙，停下，停下。”

亚古丁却一刻不停地抽送着性器直到他的热尼亚被他操得射在了床单上，高潮之后的肠肉仍然痉挛着吸吮着。亚古丁最后几次狠厉地深入，然后像是要将普鲁申科揉碎一样的搂住他，终于放过他。

交叠的喘息声融合在一起。

半晌，亚古丁退了出来，扔掉避孕套，躺在一边。

普鲁申科下床去拉开了百叶窗，拉上窗帘，凌晨盐湖城高原上晦暗不明的天色透了进来。

“我们今天回国。”

“我走不了了，我要直接回明尼苏达集训，准备世锦赛。”

“我知道，我听萨沙说了。”

“这段时间可能要去做一个腿部检查。”

“你的腿早就该好好检查一下了。”普鲁申科叹了口气，坐在床边点燃了一支烟。

“开心点，热尼亚。说不定我会坐轮椅，之后就再也比不过你了。”

普鲁申科对他呼出一口烟气：“那可不行，廖沙。都灵你必须在，我一定赢。你等着吧。”

亚古丁夺过他的烟含在自己唇边，把人拉进自己怀里。普鲁申科难得的安静顺从，枕着他的胸膛，两个人分享一支明明灭灭的烟。

“你猜我们走后多久他们会发现烟雾报警器坏了？”

“他们早就发现了吧，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等到阿列克谢·亚古丁被国际滑联永久除名的那天，也许这里奥运村的管理人员会站出来说出亚古丁帮每一个俄罗斯运动员都拆了房间报警器这种顽劣的事。”

“还会站出来说他被目睹几次深夜出入普鲁申科的房间——你也会被拖下水。”亚古丁说着往床边小地毯上弹了一下烟灰。

“廖沙！要是真的着火了，就不用等到那天了。”

“说真的，你是不是也巴不得一场大火烧得我们不得不逃出去？”

普鲁申科摇了摇头，不知道算不算是回答，然后转过身躺下了。亚古丁在台灯罩上熄灭了烟头，也侧过身，手臂搭在普鲁申科的腰上。长久的寂静，平稳的呼吸，当亚古丁以为普鲁申科又睡着了的时候，普鲁申科问：“廖沙，你那会儿是哭了吗？”

“你怎么知道？你背后有眼睛？”

“爱哭鬼。我在被你扔上床之前看见你的眼泪了。”普鲁申科转过来看着他。

“.....那是因为你咬了我一下，把我咬疼了.....我记得你小的时候是很爱哭的。我一对你说重话你就要哭。不像现在。”亚古丁顾左右而言他。

“我长大了。”

“也没有多大，到年底你才二十岁。”

“是啊，可以再滑十年冰。”

“那都已经到了2012年了，太遥远.....现在几点了？”

普鲁申科伸手捡起落到地板上的闹钟：“五点半。”

“我再待半个小时。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你呢？”

“也没有。”

于是两个人平静地注视着对方，在对方的眼睛里，清晰地看见时间的流逝。一个个白天，夜晚，共同度过的将明未明的凌晨，无数次与对方有关的辛酸或者欣喜，过去此刻以及将来。

直到普鲁申科说，快要六点了，亚古丁起身捡起地板上的衣物穿戴整齐。

普鲁申科正要打开房门，亚古丁按住他的手：“如果你现在吻我一下，说不定我就不回明尼苏达了。”

“得了，我们的包机上没有给你留位置。”

“说真的.....也不一定要回俄罗斯。”

“如果你现在吻我一下，说不定我就跟你一起回明尼苏达了。”

亚古丁望着那双蓝眼睛，澄澈的蓝眼睛告诉他这不是玩笑话。这就够了。可他还是装作凑近的样子虚晃了一下，转而拿起蓝眼睛主人的手，放在唇边。

普鲁申科笑了，抽回手打开房门，探身看了一下，六点钟的酒店走廊寂然无声。

“走吧。”

“世锦赛见。”

“.....我们经停斯德哥尔摩的时候，你是不是到了明尼苏达了？”

“应该到了，那时候你就能看到我给你发了短信。”

“别忘了把检查结果告诉我一声。”

“你也别忘了让米申给你量体温。”

“再见。”

“再见。”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